

从《太平经》到《九幽忏》

——简论道教忏仪思想及其心理意义

姚冰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成都 610064)

摘要:道教忏仪思想,是受到中国古代道德反思和神学礼拜传统的影响,以及在与佛教忏仪的相互借鉴中发展并成熟起来的。通过对比早期道教的礼忏仪式——《太平经》中的“首过”到《九幽忏》的忏仪思想发展,可以进一步认识道教忏仪中对罪、道德和欲望的思考,及其心理修行的某些内容,并对现代人心理调适和人格重塑仍然有所启迪。

关键词:道教;忏仪思想;道德;罪;心理调适

中图分类号:B9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7)04-0033-05

宗教忏仪,是向神灵或神职人员述说、忏悔罪过,以求消灾祈福的仪式。在世界各大宗教中,都有自己相应的忏仪,它是实现宗教功能必不可少的内容。道教是以斋醮科仪见长的宗教,礼忏仪式自然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同其它宗教忏仪一样,道教忏仪也有着沟通神人、消灾祈福、慰藉心灵、重塑宗教人格的作用。在其消灾祈福的仪式功能之外,道教忏仪思想中对于罪、道德和欲望的思考,及其心理修行的某些内容,对于现代人反思自身和进行心理、人格调适仍会有所启示。本文拟对早期道教忏仪思想的发展及其心理意义做初步探讨。

一 道教忏仪思想的来源

(一)道教忏仪思想的形成受到中国古代道德反思和神学礼拜传统的影响

在先民的时代,人与自然力量相比显得相当弱小,人们不能了解灾祸的原因,也常常无力防止灾祸的发生,他们唯一能控制的,就是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于是在他们朴素的信仰里,认为有可能是自己的行为不当触犯了上天或神灵,降下灾祸以示惩罚,于是礼拜天神,请求恕罪,这应该是将道德、罪与罚思

想联系起来的最初萌芽。

到了文明时代,这种思想被进一步意识化和理论化。《尚书·周书》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1]111},因此王者应以德配天。《论语》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2]181};《左传》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3]3册,1079};汉代董仲舒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4]205册,340}。道德自省、改过消灾的思想被用于国家治理,也内化为自觉的个人修养要求。儒家思想讲求“君子”之道,称“吾日三省乎吾身”,即显现了强烈的道德人格追求意识。中国古代早期的道德反思传统,与天人感应、善恶报应等信仰观念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道教忏仪思想的来源之一。

同时,来源于远古的礼拜上天和神灵,希望借助神灵的神秘力量以除病消灾的思想和行为,也在民间的鬼神崇拜、巫医方术中继续流传和存在着。如《史记·封禅书》载汉武帝重病,遍招巫医不愈,“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

收稿日期:2006-12-20

作者简介:姚冰(1972—),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道教专业博士研究生,四川教育学院讲师。

泉。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寿宫神君,寿宫神君最贵者太一。”^{[5]243册,644}。太一神是后来道教的尊神,这种礼拜神灵消除灾病的传统也是道教忏仪思想的来源之一。

宗教亦源自于人们对自我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认识和生活主张,在汉末形成的早期道教中,人们也依据自己的宗教道德理想来设计自己的教义教理,供信徒们遵守和施行,一旦有所违犯,则用神学的方式令人悔过改正。《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是早期道教太平道的主要经典,其中有关于“首过”的规定。汤用彤先生说:“又悔过自责,得除罪增寿,固早为道教《太平经》之要义。汉末黄巾亦教人自首过失,人之功过常有天神下降按巡记录,为中国道教之一中心理论。”^{[6]582}这是道教类似忏仪的较早规定,并且在早期道教的生活实践中得以实施。《魏书·释老志》云:“张陵受道于鹤鸣,因传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斋祠跪拜,各成法。”^{[7]262册,887}又据宋代志磐《佛祖统纪·法运通塞志十七之二》记载:“玉晨大道君,授以天师印绶雌雄二绶正一盟威秘录三清众经符图,人有疾患官灾随事,输米以赎罪,疏过悔谢。”^{[8]49卷,337a}跪拜神灵、首过祛病,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土化宗教,吸收了中国古代传统中的道德自省、礼拜消灾等思想特质,形成了自己的礼忏思想和仪式。

(二)道教忏仪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与佛教忏仪有相互影响的关系

据学者研究,唐玄宗末年出现的道教忏法《太上慈悲道场消灾九幽忏》,是模仿佛教《梁皇宝忏》而成,“二者在程序及忏文上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道教忏仪的思想观念和制度也影响了佛教礼忏,“佛教与道教,从义理上说,佛教远远地超过道教;但是,从科教礼仪来说,道教却比佛教丰富,所以,中国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吸收道教的礼仪是必然的”^{[9]前言4}。外来佛教精致的教理使道教忏仪理念和程序得到深化,而源自中国本土的道教忏仪思想,如呈章表文书以上章首过、礼拜神灵以消灾等丰富的仪式观念也影响了佛教忏仪道教和佛教忏法的相互影响是深刻的,但基于不同的教理,它们又形成了迥然不同的传承和忏法著作。

二 从《太平经》到《九幽忏》的忏理发展

从道教早期的《太平经》“首过”到唐代著名道教忏仪《太上慈悲道场消灾九幽忏》,我们可以看到道教忏仪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

(一)《太平经》的“首过”、“承负”思想

《太平经》相传是东汉道士于吉流传下来的,构筑了一套以道教神学体系支撑的太平统治之术,天人相感、善恶报应是其中的重要观念。经中还制定了一系列教徒的生活和修行方式,如斋戒、祈禳、叩拜、辟谷、食气、服药、养性等,反映了早期道教的修炼特征。《太平经》的“首过”说,是与其贯穿全书的“承负”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太平经》认为,天道扬善惩恶,“故使神随恶行人之后,司其不当所为,辄以事白,过无大小,上闻于天。是自人过,何所怨天书。书有戒而不用其行,得病乃惶,岂可免焉?”^{[10]619-620}人遭受疾病灾祸乃至死亡,并不是上天的故意安排,而是由于自己或先人犯了罪过,须承负其恶果所致,上天只是派遣神灵将人的不当行为报告上去。人犯了错误,如果能向上天和神灵自首自己的罪过,诚心悔改,可能会得到上天的喜欢和谅解,解除或减轻自己和后人所承负的恶果,这就是“首过”。但是,若罪恶承负累积太多,或首过后又犯,则可能罪无可恕,再自搏叩头首过也无益。

在《太平经》的承负和首过说中,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1. 与后世源于佛教的三世因果报应说不同,这里罪恶的承负有在家庭的代际中延续的作用,不是仅仅取决于个体自身的“身”、“口”、“意”三业:

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恶,或有力行恶反得善,因自言为贤者,非也。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蓄大功,来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万万倍之,先人虽有余殃,不能及此人也。^{[10]22}

个体得恶得善,其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在于先人的行善与积恶。先人的善恶,会转移到后代子孙中,子孙要承负先人的善恶报应。但也特别提出,个体自身“能行大功”,则先人的善恶就不能影响子孙的得恶与得善了。在这里,就为个体自身可以通过某些重大改变,如“首过”等方式,来转化、改变自身的命运,同时,也为后世更加成熟化、系统化的忏仪提供了理论支持。

2. 在《太平经》中,人们纵欲失道是天灾人祸的

原因:

今天地开辟,淳风稍远,皇平气隐,灾厉横流。上皇之后,三五以来,兵疫水火,更互竞兴,皆由亿兆,心邪形伪,破坏五德,争任六情,肆凶逞暴,更相侵袭,尊卑长少,贵贱乱离。致二仪失序,七曜违经,三才变异,妖讹纷纭。神鬼交伤,人物凋丧,耆祸荐至,不悟不悛,万毒恣行,不可胜数。^{[10]3}

这里,家族成员之间及个体自身的不合天道之行为,会影响“天道”,会破坏人类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搅乱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内容,继承了天人感应、善恶报应的古代思想,但关于罪与灾的起因的描述相对较为概括简单。

3.《太平经》中体现了道教的“身中神”观念,道在万物之中,万物亦有神主宰,人身器官也为各种“身中神”所看护,故人的善恶即使不必为外在的神灵所知,自身体内的“身中神”如“心神”早就知道了:

为善不敢失绳缠,不敢自欺。为善亦神自知之,恶亦神自知之。非为他神,乃身中神也。^{[10]12}

在这里,“身中神”的观念,显现了心理学意义上的道德自律思想,虽然这是以神学理论形式表现的。

《太平经》作为早期道教的经典,其“首过”说为五斗米道、太平道所实施,他们利用符水咒法为人治病以传播道教,在其中,即要求有病之人跪拜首过,认为叩头思过即可解罪,并可治病;也有张道陵的五斗米道供米以赎罪悔过的方式。可以看出,存在于早期道教和道教经典《太平经》中的“首过”仪式,有跪拜、自缚叩头、以物赎罪、上章首过等方式,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质朴,体现了道教忏仪的早期形态,也为后世道教忏仪的系统化与复杂化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它呈现了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道德观念以及人们的心理状况,其中家族承负说和以“天道”为核心来衡量罪过的道德内容,与儒家学说有近似之处,这种中国本土传统的礼忏形式对后来中国宗教包括道教和佛教的忏仪发展都有长足的影响。

(二)《太上慈悲道场消灾九幽忏》对《太平经》忏仪的发展

《太上慈悲道场消灾九幽忏》署名“太极左仙公

葛玄纂集”,实为唐代上清派茅山宗著名道士李含光所纂集。《九幽忏》共10卷43品,集中了道教三洞经书中有关慈悲道场消灾九幽忏法,并吸收佛教思想,是各家忏法思想集大成者。

比之于《太平经》的首过仪式,《九幽忏》的忏仪思想、内容和形式都是成熟化的道教斋醮仪式。忏仪的主旨在于“若人礼拜尊圣,忏悔冤愆,即得离三恶道中,得转九清境内”^{[11]10册19},仪式的人员是忏主和道场大众,忏仪中悔罪过程可概括为四个步骤。

——广发志愿,礼拜天尊。在忏法中,首先要广发志愿,愿一切众生能有机会得闻正道,行善归道,得觉悟解脱,这是慈悲心和道心的起始;此外,归依道经师三宝,迴向庄严也是检束身心、正心诚意、礼尊大道和神灵的表现,这个过程使人心从轻慢、狂傲、杂念等状态转向诚和敬的心理状态。

——听闻正法,了解因缘。听法师说经,《九幽忏》所说经文以《升玄经》为主,广说因果报应,罪业根源。借鉴佛教三业六根和地狱之说,《九幽忏》认为人们来到世间,未闻正法,而沉溺于“六根”的声色香味触之中,造出求淫纵细滑的“身业”,心猿意马、杂念无尽的“心业”,绮言妄语恶口两舌的“口业”三业和诸罪,导致飘浪爱河,轮回生死,乃至受尽丰都、九幽等地狱之苦;而法本空寂,六根构造的色、声、味、身体淫欲和欢娱等实是转瞬即逝的浮假和虚幻之物,要解除烦恼痛苦,忏主须借忏法之机,听经法开示善恶因缘,醒悟到一切苦恼轮回皆由人虚妄执着于六根三业而起,自思往业宿缘,于尊神前诚心忏悔,去除罪过,犹如拂拭明镜,使其明净如初,得清静智慧。这本来是借用佛教的说法,却也合于道教除情去欲、清静心地、反归道本的心性修为。

——观照罪过,诚心忏悔。令人归礼十方天尊真人,就妄想、疑惑、心火、烦恼、障碍、杀生、偷盗、邪淫、放荡、悭贪、嗔怒、愚痴、颠倒、绮言、妄语、恶口、两舌、嫉妒、饮食酒肉、违犯经戒、毁坏尊像、不持斋法、不敬师尊、背真就伪、信邪倒见、骂詈鬼神、不奉三宝、訾毁谤高、轻慢虚诞等诸罪过逐个检视,在慈尊像前自首罪孽,一一忏悔,除三业六根和一切罪过。经过这样一番自我的剖析和忏悔,忏主之心地和品性无疑得到净化和提高。

——最后,忏主祈愿慈尊显验忏法、证实因缘,结意满愿,并祈国泰民安。

忏仪内容和程序非常规范和完整,总结起来就

是：“天尊言，欲求免三恶道者，但当于我应化真圣像前，先广发志愿，次除三业六根，后归依三宝，然后迥向庄严，叙问忏悔，即证人神，会天仙道。”^{[11]10册19}

受到佛教义理的影响，《九幽忏》的忏仪理论更进一步地系统化，引入了佛教的如“法本空寂”、“因缘果报”、“轮回”、“三业”、“六根”、“迥向庄严”等思想内容并与道教仙道思想融合；《太平经》中五代“承负”说与三世因果说结合起来，而“首过”思想、以“身中神”为原型的道德自律思想与实践，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忏仪中得到深化；以“天道”为核心的判断罪恶的标准有所发展，如关于罪过的规定就比《太平经》更加详细和明确；而广发志愿，为一切众生的幸福与解脱，国家的繁荣与昌盛而行忏仪的思想与实践，一方面深化了“天道”的内涵，另外，也丰富了《太平经》本身的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思想，把个人“会天仙道”的解脱与人类社会整体的道德进步、心灵净化有机地结合起来。而这些比较成熟的理论与实践内容，被其后的道教忏仪吸收并成为主流。

三 道教忏仪作为修行方式及其心理意义

从《九幽忏》及其后的道教忏仪可以看出，其消灾解罪的目的，一方面，要通过道场中行净坛、皈依、诵咒、步虚、散花、礼拜、上章、颂尊神名号等斋仪法事，请天尊派遣众神降临斋坛、灭罪除灾来达到，另一方面，它还需要通过行忏人自身忏悔罪恶，清静心地的内在修行才能完成，因此，道教的忏仪不仅是一种就事论事的忏悔，它更注重事理的明白和了悟，通过在宗教意义上的法理领悟、开启智慧和修炼心性来达到除罪消灾的目的，是靠神灵的庇佑和开示之他力、以及自身忏悔和觉悟之自力的结合共同完成的。

道教修行的根本目，是为了体道悟真，只有净除杂念、消灭罪业，才能回归道本，合道升仙。道教忏仪正是将这种体道合真的终极理想和修行原理，深切地融入到整个忏仪之中，通过心性上的修炼最终达到除罪消灾目的。因此，道教忏仪不仅是以消灾祈福为目的的专门性斋醮仪式，它也是清罪除障、回归道本的必要的修行方式。

道教忏仪中的悔罪过程，是一个自我认知—讲述(宣泄)罪过—诚心忏悔—心灵净化—人格提升的心理修行过程，能起到心理调节和人格重塑的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罪恶和过失的认识往往处于混沌状态或沉潜于无意识的深层，对自我的认识也往往处于朦胧不清的状态，在心理学上，这些不被认识或不被承认的罪过或人格缺陷并没有消失，它们常常通过深层的无意识发生作用，以罪感或缺陷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心灵和行为，这可以说是心理学上罪与灾的关系，也颇似《太平经》中“身中神”的说法。忏仪的忏罪过程，给人一个认识自我、道德自省的机缘。人们通过听经开示，得闻正法，对比忏仪中对罪的定义，反思自身，发现自己所犯罪过和人格、道德上的缺陷，并就此一一忏悔。按现代和后现代的心理学说，忏悔的过程实质是一个通过将无意识的内容语言化、符号化，达到更清楚的理性认知的过程，同时通过罪过的宣泄、忏悔，使心灵得到净化、整合和重构。

忏仪中关于罪的范畴，超越了世俗社会对于罪的定义，而扩大到世俗所判定的属于道德的区域，实质上更多是指心理意义上的人格和道德的完善。在生活中，道德、人格和思想上的不完善以及所犯罪过、“业”，可能是导致人们不快乐、不幸福的缘由，如恶口和两舌可能导致自己在人际关系中遭遇不快，也可能导致自己偏离工作中正确的方向。通过认知和诚心改正，人们可以重塑自己的道德人格和心灵，获得心灵上的净化、整合和行为上的得当，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健康发展。借用佛教“有罪当忏悔，忏悔则安乐”的说法，忏悔的过程是一种理性认知的过程，也是一种心理学、美学意义上的宣泄和净化的过程，安乐不仅是解脱罪过的结果，也是心灵上祥和平安的表示。总之，通过认知—宣泄—净化—整合—升华的忏罪心理机制，并通过在皈依、敬信、为国为民祈福、结意满愿等仪式中，获得诚敬、慈悲、安宁、清静等美好的心理体验，忏主心理得到转化、人格道德得到提升，这是要达到道教修行的终极目的和消灾祈福的仪式目的的必由之路。

此外，道教忏仪思想中关于欲望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这是其悔罪思想的出发点。《太平经》认为导致天下不平、灾厉横流的原因是“皆由亿兆，心邪形伪，破坏五德，争任六情”，而《九幽忏》借用佛教的说法认为法本空寂，六根滋生出的欲望是转瞬即逝的浮假和虚幻之物，是诸业诸罪的起因，这些都是道教哲学经典《道德经》中《检欲章》关于欲望的观点“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12]11册,475}的发挥,也同唐五代后兴起的内丹心性学除情去欲的修持思想相吻合。忏仪中关于欲望的观点虽然是以宗教的视角在看待问题,却也揭示了欲望的短暂性、空幻性等局限和放纵欲望对身心的危害。正确对待欲望,会进一步促进人心灵的健康发展。

虽然道教忏仪仪式和心理过程都是宗教神学化

的,但是,忏仪思想对于道德、欲望、罪的认识,忏罪过程对心理的调适、净化和升华的功能,展现了宗教不止是对于神灵和神秘性的宗教本体的关注,其中也隐藏着对于人类自身心灵和命运的深切关注。所以,现代道教礼忏仪式要将对人学的理解及其心理意义突出出来,力图走出形式化、商业化的方向,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参考文献:

- [1] 蔡沉.书经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 孔子.论语[G]//程树德.论语集释: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
- [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全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4] 班固.汉书[G]//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5] 司马迁.史记[G]//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6]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7] 魏收.魏书[G]//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8] 志磐.佛祖统纪[G]//大正藏.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 [9] 圣凯.中国汉传佛教礼仪[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 [10] 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1] 李含光.太上慈悲道场消灾九幽忏[G]//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12] 老子.道德真经[G]//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On Taoist Confession Ceremony Thought and Its Psychological Significance

YAO Bing

(Taoism & Religious Culture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Taoist confession develops and matur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ancient moral pondering and theological worship tradition as well as through learning from Buddhist confession ceremony. Comparing the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ceremony and the later ceremony, this author holds that the ceremony is still of enlightenment on modern man'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nd personality reform with its consideration of sin, morality and desire as well as some content of Taoist practice.

Key words: Taoism; confession ceremony thought; morality; sin;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特约编辑:哈磊]